

怪聲響起

半夜裏，益美突然從溫暖的被窩裏醒來。

她強迫自己閉上眼睛，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卻輾轉難眠。

這時某處忽然傳來時鐘敲兩下的聲音，益美一聽到鐘聲立刻從床上跳起來，逃也似地跑到窗戶邊。

（爲什麼我聽到兩點的鐘聲會如此害怕？鎮定下來，沒什麼好怕的。）

儘管這樣，益美還是覺得房裏似乎有可怕的魔鬼正張牙舞爪地等著她。

無奈之下，她只好緊抓著睡衣的領子，將視線轉移到湖邊景色。

此時湖水正閃著銀色波光，月亮從連綿不絕的信州山脈間露臉出來。

面對這般美景，益美的心情漸漸緩和下來。

但是不久，益美又聽到一陣「卡沙卡沙」的怪聲，連忙回頭看向房內。

剎那間，四周響起一陣低沉的口哨聲。

噓……噓……

（啊！半夜的口哨聲！）

益美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

她聽到口哨聲漸漸逼近，整個人緊張得都快要昏倒了。

益美用僅存的一點力氣，搖搖晃晃地狂奔到雄策的房間。

「益美，你怎麼了？」雄策一臉擔心地問道。

「雄策，口哨……半夜的口哨聲……」

雄策歪著頭，露出一副不解的神情。

「我沒有聽到什麼口哨聲啊！益美，你是不是作噩夢了？」

「不！我真的聽到了‘卡沙卡沙’的怪聲和可怕的口哨聲。」

雄策看到益美嚇得全身發抖的模樣，連忙用一隻手攙扶著她，兩人一起來到了益美的房間。

雄策馬上打開電燈，小心翼翼地環顧四處。

「益美，你看，根本沒有人啊！」

聞言，益美慢慢抬起頭來向四周張望。

（難道真是我在作夢嗎？）

第二天早上，益美把折疊式的躺椅拿到陽台上，靜靜地躺在上面休息。

益美眺望著湖畔，看到她的叔叔——片桐敏郎正沿著岸邊工作。

片桐敏郎是日本相當有名的昆蟲博士，現在他一隻手拿著捕網，另一隻手提著採集箱，準備在湖邊採集稀有昆蟲。

益美跟片桐敏郎已經在這間溫泉旅館逗留了一個多月，一方面是因爲她的身

體狀況不好，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片桐敏郎對這附近的昆蟲非常感興趣。

益美從小父母雙亡，姊姊又在去年過世，因此只剩下片桐敏郎這個親戚。

「益美，你在欣賞風景啊！片桐博士又去採集昆蟲了嗎？」

雄策對益美露出粲然一笑。

事實上，益美是個十六歲的美少女，只可惜她的身體一向虛弱，在沒有辦法上學的情況下，只好跟著片桐敏郎遊歷全國的昆蟲保育區。

「是的，叔叔正在湖邊工作。」

益美那張蒼白的臉上泛出一抹微笑。

「怎麼了？你今天早上的臉色不太好耶！你昨晚後來還是睡不著嗎？」

「這……」

「這樣不行哦！你的身體會受不了的。」

雄策邊說邊拉來一張藤椅，坐在益美的身邊。

雄策是東京高中二年級的學生，這次是利用春假來到這間旅館打工，才有機會認識病美人——益美。

此外，雄策經常在工作之餘教益美打乒乓球、划船……希望她的身體能快一點恢復健康。不知不覺中，兩人漸漸產生「來電」的感覺。

「我們等下去划船吧！」

「可是……」

「怎麼？你不想去嗎？」

「嗯，我的頭有一點痛。」

「你就是運動量不足，才會像昨晚一樣睡不著又作噩夢。」

「才不是這樣呢！雄策，我昨晚真的不是在作夢，而是清清楚楚聽到怪聲和口哨聲。」

「就算你真的聽到那些聲音，也用不著嚇得臉色發白啊！」

此時益美猛然從躺椅上站起來，語帶哽咽地說：

「雄策，你什麼都不知道，所以你根本無法了解我的痛苦與恐懼。對我而言，半夜的口哨聲就是可怕的詛咒！」

惡魔毒手

「益美，對不起，如果我說了什麼話讓你生氣，請你一定要原諒我。還有，請告訴我為什麼你會這麼害怕在半夜裏聽到口哨聲呢？」

益美慢慢抬起頭來看著雄策，她那張淚水縱橫的臉龐充滿了恐懼。

「益美，你不要怕，讓我來幫助你吧！」雄策信誓旦旦地說道。

益美還是猶豫一下，過了半晌才下定決心說：

「叔叔叮囑我不可以把這件事情告訴別人，所以請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否則我一定會被叔叔罵死的。」

「好，我答應你不告訴任何人。快說吧！」

「事實上，我們全家都被半夜的口哨聲所詛咒。據說只要在半夜裏聽到口哨聲，就一定會遇到不幸的事情。我爸媽在去世之前，也都曾經在半夜裏聽到可怕的口哨聲，而且他們在聽到口哨聲之後不久便過世了。」

雄策聽到這番話覺得很不可思議，忍不住開口問道：

「是誰告訴你這些事情的？」

「是我叔叔。他說我們家很久以前就受到詛咒，因此任何人只要在半夜裏聽到口哨聲，就一定會慘遭橫禍而死。」

「益美，你真傻！難道你真的相信這種事嗎？我想那一定是片桐博士在跟你開玩笑的。」

「不！」

益美激動得不停搖著頭。

「我姊姊在去世之前，我也曾經在半夜裏聽到那可怕的口哨聲……。」

益美一想到那段可怕的回憶，肩膀又開始發起抖來。

「我姊姊一向是個很堅強的人，可是她在去世之前卻變得相當無助、軟弱……姊姊經常對我說，她每天半夜就會聽到低沉的口哨聲，當時我還以為那只是姊姊的心理作祟，還不斷找理由來安慰她。後來，我終於在那個晚上親耳聽到了……」

益美的眼底閃過恐懼的神色。

「在四月十四日的半夜裏，我睡到一半突然醒過來，正好聽到有人低聲吹著口哨，我趕緊跑到姊姊的房門前探聽裏面的動靜。

沒想到，我竟然聽到房裏傳來姊姊痛苦的呻吟聲！由於房門從裏面上了鎖，我只好用力敲著門，可是姊姊根本沒有回應我。於是，我馬上衝回自己的房間，拿來備用鑰匙打開姊姊的房門。

我打開電燈之後，看見姊姊已經倒在地板上，連忙跑過去拚命呼喚她。好不容易，姊姊微微張開眼睛，用顫抖的聲音對我說：‘益美，小心半夜的口哨聲……那可怕的惡魔毒手……毛茸茸的惡魔毒手……’姊姊的話還來不及說完，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益美又傷心地把臉埋進兩手之間。

雄策聽到她說的話，臉色漸漸變得凝重起來。

「當時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在？」

「就只有我們兩姊妹、叔叔和三個佣人在家。」

「那麼，你曾經把這件事情告訴過誰嗎？」

「我只跟叔叔提過，所以他才會跟我談到家裏被半夜的口哨聲詛咒的事情。」聞言，雄策一直默默注視著湖水。

這時候，片桐敏郎剛好結束採集昆蟲的工作，正準備走回旅館。

「啊！片桐博士回來了。益美，我絕對不會把你剛才所說的話傳出去，而你最好也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說完，雄策便匆匆忙忙離開益美的身邊。

接下來一整天，益美都沒有再看到雄策的人影。

片桐敏郎依然沉迷在自己的昆蟲研究中，所以益美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和她聊天的人。

「益美，早點去睡覺吧！」吃過晚飯後，片桐敏郎體貼地說道。

「好，我先去睡了。」

可是益美只要想起昨天晚上的口哨聲，便害怕得無法闔上眼睛。

爲了打發時間，益美不經意地走到雄策的房間前敲門。

「來啦！」

當雄策看到益美站在門口時，忍不住驚訝地瞪大眼睛。

「益美，你怎麼來了？」

「我睡不著，所以想找你聊天。」

「哦！好！請進。」

此時益美看見雄策的手上拿著一種像鞭子般的東西，不禁好奇地問道：

「你在幹什麼？」

「你是說這個嗎？」

雄策把鞭子往空中一揮，發出「咻」的一聲。

「這是我剛才用柳樹的嫩枝所編成的柳鞭，還挺好玩的！」

說完，雄策把柳鞭丟到床上，然後請益美坐上椅子。

「益美，你知道片桐博士現在在做什麼研究嗎？」

「不知道耶！不過，我想他應該還是在研究一些稀有昆蟲吧！」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片桐博士才不是在研究什麼稀有昆蟲呢！」

「哦？那他在研究什麼？」

「蚊子。」

「蚊子？」

「是的。片桐博士每天都帶著採集箱出去，等到箱裏裝滿蚊子之後才回來。

哈哈！很好笑吧！」

「這……你怎麼會知道呢？」

益美大感不解地問道。

「我是在無意間和看管湖水的伯伯聊天時才知道的。因爲片桐博士拜托那位伯伯幫他抓蚊子，然後每天提著採集箱去伯伯那裏買蚊子。哈哈！」

益美聽出雄策的笑聲裏有一些嘲諷的意味，於是滿臉不悅地沉默以對。

「怎麼了？你怎麼突然不說話？哦！對不起，大概是我說錯話惹你生氣了。別嘟著嘴嘛！我來泡一杯你最喜歡喝的熱檸檬茶向你賠罪。」

「嗯，這還差不多。」

此刻益美的心情才好轉許多。

益美喝完雄策爲她泡的熱檸檬茶，接三連三打了好幾個呵欠，最後竟然乾脆閉上雙眼，沉沉地進入夢鄉中。

見狀，雄策的表情突然變得異常嚴肅。

他把益美抱到床上躺著，輕輕拿起柳鞭，蹣手蹣腳地走到外面關上門。

接著，雄策又偷偷潛入益美的房間，從裏面上了鎖，然後關掉電燈。

超級大蜘蛛

雄策在黑暗中卷曲著身體，一手緊握住柳鞭，另一隻手則拿著手電筒。

到了十二點半左右，門外突然響起片桐敏郎的聲音：

「益美，你睡著了嗎？」

片桐敏郎得不到回應，於是輕輕旋轉門把，發現門已經從裏面上了鎖。

「大概已經睡著了。」片桐敏郎的口中喃喃低語著。

沒多久，門外突然響起一陣低沉的口哨聲。

噓……噓……

雄策一聽到口哨聲，勉強壓抑住內心的恐懼，在黑暗中瞪大眼睛。

隨著口哨聲愈來愈接近，雄策的額頭上開始冒出冷汗，牙齒也發出「喀啦喀啦」的打顫聲。

當口哨聲嘎然停止時，床上卻傳來「啪」的一聲。

雄策連忙舉起柳鞭，打開手電筒往床上照過。

令人訝異的是，一隻身長三十公分以上的大蜘蛛正張開毛茸茸的腳在床上爬行。

大蜘蛛被雄策的手電筒一照，迅速抬起前面的兩隻腳，擺出備戰姿態。

另一方面，雄策也不甘示弱地揚起手中的柳鞭，「咻」的一聲劃過大蜘蛛那兩隻前腳。

大蜘蛛嚇得縮起身子，雄策又拚命對著它揮動了三次柳鞭。

就在這時候，詭異的口哨聲再度響起來。

噓……噓……

大蜘蛛聽到口哨聲，突然爬到天花板上，一溜煙地鑽進天花板的洞裏面。

正當口哨聲停止的那一瞬間，隔壁房裏忽然傳來尖銳的慘叫聲：

「哇！可惡！是我、是我啊……」

緊接著，隔壁房裏又傳來好像有人倒在地板上的聲音。

「糟了！」

雄策一面大喊，一面衝進去隔壁的房間。

只見片桐敏郎倒在地板上，整張臉都被剛才那隻大蜘蛛毛茸茸的八隻腳給蓋住。

不只這樣，大蜘蛛那尖銳的嘴巴還緊緊咬住片桐敏郎的脖子。

「可惡！」

雄策將柳鞭對準大蜘蛛用力揮了好幾下，好不容易才解決掉這隻難纏的傢伙。

「原來這一切都是我叔叔搞的鬼……」

益美看著火車窗外的綿綿細雨，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是的，那半夜裏的口哨聲就是他命令大蜘蛛的暗號。」

雄策溫柔地擁著益美的肩膀。

「我想，你姊姊一定也是被那隻大蜘蛛咬死的。」

「可是.....爲什麼昨天晚上那隻大蜘蛛會反過來咬死我叔叔呢？」

「那是因爲大蜘蛛被我的柳鞭打到非常生氣，因此牠不管看到什麼人都會亂咬。事實上，我聽你說到你姊姊去世時的事情，突然想起曾經在一本書裏面看到‘惡魔毒手’四個字，所以我馬上跑去圖書館查資料。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是一種生長在台灣南部的毒蜘蛛，任何人只要被它咬到都會沒命。再加上大蜘蛛那毛茸茸的八隻腳張開很像人類的手，所以當地人都稱它爲‘惡魔毒手’。另外，這種大蜘蛛還有一個特殊習性，就是它很喜歡聽到口哨聲。我從圖書館回來之後，正好碰到那位看管湖水的伯伯，他告訴我說：‘片桐博士每天都會來買蚊子，但是今天他卻說已經不需要蚊子了。’我聽到伯伯說的話，心裏面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我猜想片桐博士一定是用蚊子來餵大蜘蛛，可是爲什麼他今天不需要蚊子了呢？是不是表示片桐博士今天晚上就要利用大蜘蛛來咬死你？爲了以防萬一，我只好讓你喝下加了安眠藥的熱檸檬茶，自己再偷偷跑去你的房間查明真相。」

「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叔叔非要置我於死地不可呢？」

益美一臉落寞地問道。

「因爲片桐博士想要謀奪你父親留給你們姊妹的遺產，所以才會想出這麼殘忍、可怕的陰謀。」

聞言，益美難過得把臉埋進雄策的懷裏哭泣。

此時火車正快速向前奔馳，益美和雄策兩人也即將展開人生中的另一段全新旅程。

----- (完)